

太平盛世话太平

◎周新民

民国时期,王寿鹏应邀出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兼山东大学首任校长。在山大任职期间,王寿鹏曾力荐李如衡来山大教书,思想保守且看不惯新式学堂的李如衡最终也未能走出落后的农村,空有满腹经纶而老死乡里。李如衡约死于1947年前后。

(三)侯选教谕王祥麟

王祥麟,字振卿,庙廊西街人,岁贡生,一生设帐教书,时称“满县桃李,半在门墙”。

王祥麟二十四岁考取秀才,三十六岁补为廪生,四十三岁时考取岁贡。补为廪生后,以奉养双亲为务,不再参加乡试。

王祥麟有两个儿子,长子王丹湘,岁贡生,曾任县丞一职;次子王丹泽,秀才出身。王丹湘有子二人,王云峰、王雨峰都是廪生。

庙廊街村庄并不算大,但王祥麟一门三代就出了五个功名,在当时亦是十里八村有名的书香门第。能与其家相提并论的,在县城西侧也只有拔贡李如衡祖孙三人。

王祥麟于1911年以85岁高龄辞世,去世后,其弟子众议为其树碑立传,聘请当时的济阳县教谕韩天衢为之撰写碑文。碑文中有“有学有守,能敬其亲,善导善诱,花雨春风”的赞辞。

(四)武秀才朱凤舞

明清时期,朝廷开科取士选拔文官的同时也选拔武官,并且也有一套规范的选择制度。因军队人数少,所以武举的选拔人数较之文举自然要少。

太平境内各村庄,不但历史上科举名人少,武举名人就更少,归根结底,还是经济文化相对比较落后的原因。

清朝中叶以后,就在庙廊的读书士子渐渐有所成就之际,辖区西部边境同样出了一位武举名人,在当时也可谓声名远播。

朱凤舞,字瑞亭,武秀才出身,今太平街道办河涯头村人,约莫生于道光年间,歿于光绪末年。

太平街道办的朱姓村民,大部分生活在徒骇河沿岸,也声称是永乐初年从河北枣强移民至此。有明一朝,皇帝姓朱,所以朱姓被称为“国姓”。客观说来,因为人数众多,来源复杂,普通朱姓百姓也断然沾不上“国姓人家”的恩宠。从明朝的科举人才来看,朱姓居民并未出过优秀人才,同其他百姓一样过着普通的平民生活。

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去分析,既然都是来自河北枣强的移民,朱姓人家却在徒骇河沿岸落脚。明清时期,该地方属于济阳县夏口镇,该镇是解放后才划归临邑县的,在此之前,一直隶属济阳。夏口镇位于济阳、齐河、临邑三县交界之处,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塞。水路就是徒骇河航运,陆路则是临邑、德平两县去济南府的必经之处。

那个年代,大河的两岸都是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。别的不论,但就日常生活中最大的需要——饮水来说,大河两岸,水质上等,且淘井容易,自然为上等去处。当时的朱氏先民是不是沾了“国姓”的福气而选择了富裕之地,也不好妄下断言。

属太平辖区的朱姓村民所居之庄都在徒骇河南岸,而从他们所住之地再往南,就是一片低洼大洋,是刚好巧合,还是另有原因,就不得而知了。

县志记载,朱凤舞为人正直豪爽,才智超凡,办事细心而谋远。在县衙办公多年,颇有建树,县里上报有司,

特奖授五品蓝翎。

咸丰年间,太平天国农民军在江南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,英法联军又趁机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,满清政府的统治受到了极大的威胁。值此风雨飘摇之际,为了镇压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,清政府不得不“恩准”各地汉族官僚创办“团练”,以之勤王。

正是在此背景下,咸丰十年(1860年),朱凤舞回到老家奉教立团,以抵抗那些过境的农民起义军和乘势而乱的地方土匪。也正是在这一年,英法联军攻入北京,并放火烧毁了圆明园。

帝国主义列强逼迫清政府满足了自己的利益,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,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又帮清政府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军。形势稳定之后,很多汉族团练以“不法”的罪名受到了清政府的追究,而朱凤舞组建的团练不但得以保全,还受到地方政府的奖励。

同治七年(1869年),捻军将领张宗禹率兵进军河北与清军激战。路过济阳西郊时,朱凤舞组织一庄老幼筑修土寨,以保家园。附近各村百姓纷纷涌入他们庄里寻求保护。后来张宗禹部未在济阳停留,一庄无事,朱凤舞也因此提高了自己的威望。

光绪初年(1875年),因徒骇河决口,为水患之事,齐河、济阳两地百姓在乡绅的组织下,各自聚集千人准备械斗,两县政府皆无力制止。朱凤舞受县令委派,独身单骑前往调解,两县的乡绅与百姓都俯首听命,未起端。

除上述大事外,朱凤舞还曾监修徒骇河堤,改建潘家桥(夏口桥),创修朱氏宗祠,也都颇得民心。作为封建社会里的下层官吏,朱凤舞在时代背景下为周围乡亲做了实实在在的善义好事,所以至今为当地百姓所津津乐道。

(五)悬壶济世胡永平

新中国成立之前,医疗条件落后,普通百姓终年劳作也只是填饱肚子而已,倘若身染疾病,很多人请不起医生也买不起药,只能是凭天由命。面对下层百姓的多灾多难,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自古便有“不为良相,便为良医”的济世之志。很多人身体力行,给周边百姓带去不少福祉。

清朝中期,胡家村的胡永平于儒学之外,悬壶济世,颇得乡邻称颂。

胡永平,字蝶村,清仁宗嘉庆四年(1799年)考取岁贡生。目睹下层百姓的疾病之苦,绝意仕进而以行医为业。县志里称赞他“乐善好施,恤贫矜寡”,“凡有延请者,皆自备药料,纯以济世活人为心”。

胡永平天资聪颖又精心钻研,多年的行医实践,使其在医学造诣方面颇有心得,尤其擅长妇科、儿科。晚年时,根据自己的行医经验编有《胎产心法》医学专著,并刊行于世,颇得后人称赞。

(六)济阳才子王嗣鏊

王嗣鏊,字丽泉,太平街道布店王村人。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(1872年),14岁考中秀才,16岁便补为廪生,时称济阳县第一才子,在本县很有名气,也很有才气。

王嗣鏊与庙廊北街的拔贡生李如衡年龄相仿,幼时

读书时为同窗好友,长大以后关系一直融洽,历来是惺惺相惜,但两人的眼界与处事风格又大相径庭。

李如衡是光绪二十三年(1897年)的拔贡生,成名颇早,而王嗣鏊直到宣统元年(1909年)才考取恩贡。据相关史料记载,科举制度本在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就已废除,但在宣统即位后,为示皇恩浩荡,特又诏令全国举贡生,按惯例,是为恩科。其实此举主要是为了笼络各地的读书之人,借此笼络民心,以挽救江河日下的大清帝国,其用心之良苦可与定鼎之初的开科取士异曲同工。王嗣鏊于这一年考取了恩贡。王嗣鏊考取恩贡后,被推选为礼部七品小京官。而李如衡虽考取为拔贡,终其一生也未获得一官半职。

1920年前后,王嗣鏊动身前往上海,担任了时任淞沪护军使后任浙江督军的卢永祥的幕僚。卢永祥的老家是回河镇举人王村,距布店王村也就是十多里路,再加上王嗣鏊才智过人,处事老道而又能言善辩,颇得卢永祥赏识。在此期间,卢永祥着人在回河老家修族谱、建宗祠,置义田,并出巨资为村里建学堂、修看守所、维护黄河大堤。事毕,意欲委托家乡的名人为其撰写颂德碑,以示纪念。王嗣鏊力荐李如衡。

李如衡自幼饱读诗书,满腹经纶,歌功颂德之文体自然是不在话下。他写完之后就寄给了王嗣鏊。卢永祥阅后甚为满意,一是文笔流畅,措辞得体,兼之书法工整圆润;二来李如衡本是清末名噪一时的拔贡,可谓济阳宿儒,由他动笔颂书,于事正妥。卢永祥便让人刻其文,置于宗祠之内。并传话给李如衡,说日后如有空缺,定让其来沪任职。

几年过去,李如衡迟迟未收到邀他去上海任职的聘书,便给卢永祥写了一封信,信中自称因庄稼歉收,意欲借点银两度日。卢永祥自然明白,一面派人清点好李如衡写的颂德碑文上的字数,按一个字一块大洋的标准给李如衡寄过去;一面又让人把碑文全部抹平,重新找了人来写。因为在卢永祥看来,李如衡要润笔之资,自己就成了花钱买赞词,整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。所以才让人抹去后请他人重写。

李如衡收到这笔巨款(据称有一千多块大洋)后,非但没有籍此发财致富,反而招致土匪上门绑票抢劫,自己是一块大洋也没捞着花,一直让村里人唏嘘感叹。

卢永祥离开政坛后,一直在天津隐居,王嗣鏊则继续投奔他人,仍然在部队任文职,为地方军阀做幕僚。民国十九年(1930年),应当时济阳县政府聘请,王嗣鏊任《续修济阳县志》主编,1934年完稿出版。书成之后,颇得赞誉。

王嗣鏊一生尤爱唱戏,常登台表演且很受好评。他对象棋也很有研究,是当时有名的棋评高手。

王嗣鏊自幼熟读四书五经,写得一手好字,所写文章也是叙事简洁,章法有序而又华丽多姿,显见功底。但他在上海、浙江等地宦游时,也沾染了封建文人狎妓嗜赌、吸食鸦片等种种恶习。王嗣鏊于1936年去世,终年64岁。

(待续)

作者单位:太平街道庙廊小学



济阳县第一油棉厂



济阳县高炉附件厂

老照片由区党史研究室供稿

女儿滩

JINANGHUBANSHI
鞠慧 / 著

鞠慧

临行前,老棒郑重地告诉芳草:替我管好这二十多株红柳树!芳草点点头,眼里便含了泪。

离开家一个多月的东海,突然出现在芳草的办公室门口时,芳草一下子呆住了。她下意识站起来,脑海中却突然间一片空白,她就那么呆站着,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
正在芳草的办公桌前画着什么文隽,几乎是抬起头的同时,手中的笔落在了桌子上。

她惊呼一声,从椅子上弹起来,扑过去,一下搂住了东海的胳膊,晶莹的泪珠,随之串串滚落下来。

“你可回来了,东海哥,你可回来了!”文隽喃喃着,将头倚在东海的肩上,“我给你写了那么多信,都让邮局给退回来了。我天天等啊盼啊,盼不回你来,连封信也盼不回来。”

芳草心中说不出什么滋味。她招呼东海坐下,简单地问了几句在外边的情况及路上好不好走。然后,她站起来:“你们俩先说话,我去倒点水。”

东海拦住了她的去路,两个人很近地相对而立,她甚至感觉到了他的呼吸。她不敢和他对视,她觉得自己都快支持不住了。“芳草,我是来找你的,你先别走。”

芳草抬起头,面前的这张脸比以往黑瘦了许

多,然而那双眼睛,却显现出了刚毅与执着。

芳草悄悄低下头,退回到自己的椅子上。

“文隽,麻烦你去倒点水行吗?”

东海接过芳草手上的暖瓶,朝文隽递过去。刚抹净了眼泪的文隽,接过暖瓶,朝东海皱皱鼻子做个鬼脸,走了出去。

两个人一时都无语,芳草觉得空气似乎凝固了般,她有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。她盯着自己的手指,不敢去看东海的脸。

桌上的那双手,被东海抓住了。芳草想抽回来,可是,她心里一下子乱起来,理智与情感相互斗争着,互不相让。

“在外边的这些日子,我想了又想,觉得自己无法不去思念这滩,思念你。芳草,我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,这次,我是绝不会放弃了。不管你怎么想,也不管你对我的态度怎样。”

微醉的感觉,让芳草觉得自己像是浮在河面上,任由着暖暖的波浪拥吻着她,爱抚着她。她想让时间就这么定住吧,永远,永远……

有歌声传过来,越来越近,越来越清晰,是在梦里吧?

就在芳草下意识猛然抽出手的那一刹那,文隽一步迈进了屋子。

芳草的脸腾地红了,她忙去涮杯子,以掩饰自己的慌乱,内心深处,一丝不安轻轻掠过。

三人重新坐定。你一言我一语地谈了分别之后各自的一些变化。

文隽抢着告诉东海,这一个多月来家里发生的事,包括春柳的死的和燕子的出走,在芳草心灵上造成的伤痛。

东海也简单地讲了自己在外边的一些事。有些情节,他是隐瞒了的,他不愿让自己在外边所受的苦难,伤害到面前的这两个人。

从东海的简短叙述中,芳草和文隽知道他的化妆品公司开始时很是不顺,因为是国内首家使用兔血清生产高档化妆品的企业,所以许多工艺、流程及配方都需要进一步改进。从法国请来的技术顾问,因为水质和原材料与西方的细微差异,致使生产出的化妆品膏体的细腻和洁白度等感观指标一直不能达标。洋专家也急得一连几夜不睡觉。后来,东海请来的几位生物化学教授同洋专家共同攻关,在二十九天上,终于把这个难题给攻克了下来。

文隽一有时间就往东海的公司跑,缠着东海问这问那。

“文隽,你可是芳草公司的人,不要这么老是往

这跑。”

东海去大连后,文隽整天无着无落的样子,让芳草见了难过,为了减少她的伤心和苦痛,芳草便临时把文隽安在了自己的厂里。

那天晚上,文隽刚进门,东海就这样说。文隽并不生气,做个鬼脸,然后,在东海对面椅子上坐下。

“往这跑又碍谁啥了?说不定哪一天,我还要辞去那边的工作,到你这边来干呢!”

“芳草对你不好?”

东海故意板起脸来问。

“好是好,可是,我是你的人呀!”

文隽一双大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东海,东海读出了那双目光中的内容。他实在不忍去伤害她,但是他明白,那是早晚的事,与其让她抱一份幻想,不如趁早让她死了这份心。

“不过你没有问问我,愿不愿意聘你。”

东海满脸公事公办的模样。文隽似乎被烫了一下,猛一抖,双目中的光亮,随之暗了下来。

“东海哥,我真的那么让你感到讨厌吗?”

东海无法正视面前这张满是幽怨的纯真面孔,可是,他又不能回避。